

### 姚洪

姚洪，本梁之小校也。在梁時，經事董璋。長興初，率兵千人戍閬州。璋叛，領衆攻閬州，璋密令人誘洪，洪以大義拒之。及璋攻城，洪悉力拒守者三日，禦備既竭，城陷被擒。璋謂洪曰：“爾頃爲健兒，由吾獎拔至此，吾書誘諭，投之於側，何相負耶？”洪大罵曰：“老賊，爾爲天子鎮帥，何苦反耶！爾既辜恩背主，吾與爾何恩，而云相負。爾爲李七郎奴，掃馬糞，得一鬻殘炙，感恩無盡。今明天子付與茅土，貴爲諸侯，而驅徒結黨，圖爲反噬。爾本奴才，則無耻，吾忠義之士，不忍爲也。吾可爲天子死，不能與人奴苟生。”璋怒，令軍士十人，持刀割其膚，燃鑊於前，自取啖食，洪至死大罵不已。明宗聞之泣下，置洪二子於近衛，給賜甚厚。

### 李嚴

李嚴，幽州人，本名讓坤。初仕燕，爲刺史，涉獵書傳，便弓馬，有口辯，多游藝，以功名自許。同光中，爲客省使，奉使於蜀，及與王衍相見，陳使者之禮，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，其警句云：“纔過汶水，縛王彥章於馬前；旋及夷門，斬朱友貞於樓上。”嚴復聲韻清亮，蜀人聽之愕然。

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，因以近事訊於嚴。嚴對曰：“吾皇前年四月即位於鄴宮，當月下鄆州，十月四日，親統萬騎破賊中都，乘勝鼓行，遂誅汴孽，僞梁尚有兵三十萬，謀臣猛將，解甲倒戈。西盡甘、涼，東漸海外，南逾閩、浙，北極幽陵。牧伯侯王，稱藩不暇，家財入貢，府

姚洪，本是梁的小校。在梁時，曾經效力於董璋。長興初年，率兵一千人戍守閬州。董璋反叛，率衆攻閬州。董璋暗中派人引誘姚洪，姚洪持大義拒絕了他。當董璋攻城時，姚洪盡全力拒守了三天，防禦的人力物力已耗盡，城破被擒。董璋對姚洪說：“你先前祇是一個勇健的士兵，由我提拔到現任的地位，我作書勸告，你却拋在一邊，爲什麼要辜負我呢？”姚洪大罵說：“老賊，你任天子的一鎮軍帥，何苦要造反呢！你既辜負國恩，背叛君主，我和你有什麼恩情，却說我辜負你。你給李七郎作奴僕，掃馬糞，得一块吃剩的烤肉，就感恩不盡。今聖明的天子把土地人民托付給你，貴爲一方長官，竟然驅使徒衆，勾結同黨，圖謀反叛。你本是奴才，自然無羞耻之心，我是個忠義的人，不忍心做這樣的事。我可以爲天子死，不能和別人的奴才一起苟且偷生。”董璋大怒，令十名兵士持刀割他的皮肉，面前燒有一口鼎鍋，親自取來吃，姚洪至死大罵不停。明宗得知後哭泣落淚，把姚洪的兩個兒子安置在近衛軍，供給賞賜很豐厚。

李嚴，幽州人，本名讓坤。最初在燕地做官，任刺史，涉獵經書史傳，擅長騎馬射箭，有口才，又多有遊戲方面的技藝，自認爲可以建功揚名。同光年間，任客省使，奉命出使蜀國，當和王衍相見時，一一按照使者的禮節，於是他在手板上記事的文字中歷述莊宗復興的功績，其中有警句說：“纔過汶水，縛王彥章於馬前；即到夷門，斬朱友貞於樓上。”李嚴的聲調又很清亮，蜀人聽後驚訝失態。

當時僞蜀政權的樞密使宋光嗣召李嚴赴私宴，藉機向李嚴諮詢近來的事件。李嚴回答說：“我國皇帝前年四月在鄴宮即位，當月攻克鄆州，十月四日，親統騎兵一萬人破賊於中都，乘勝前進，接着就討伐汴京的賊子。僞梁還有兵三十萬人，謀臣猛將，有的解除武裝，有的掉轉槍頭。西面整個甘、涼，東面直至海外，南面越過閩、浙，北面遠至幽陵，各地首腦，忙於稱臣，私人

實上供。吳國本朝舊臣，岐下先皇元老，遣子入侍，述職稱藩。淮、海之君，卑辭厚貢，湖湘、荆楚，杭越、甌閩，異貨奇珍，府無虛月。吾皇以德懷來，以威款附。順則涵之以恩澤，逆則問之以干戈，四海車書，大同非晚。”光嗣曰：“余所未知，唯岐下宋公，我之姻好，洞見其心，反覆多端，專謀跋扈，大不足信也。似聞契丹部族，近日稍強，大國可無慮乎？”嚴曰：“子言契丹之強盛，孰若僞梁？”曰：“比梁差劣也。”嚴曰：“吾國視契丹如蚤虱耳，以其無害，不足爬搔。吾良將勁兵布天下，彼不勞一郡之兵，一校之衆，則懸首藁街，盡爲奴隸。但以天生四夷，當置度外，不在九州之本，未欲窮兵黷武也。”光嗣聞辯對，畏而奇之。時王衍失政，嚴知其可取，使還具奏，故平蜀之謀，始於嚴。

郭崇韜起軍之日，以嚴爲三川招撫使，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，先驅闖道，或馳以詞說，或威以兵鋒，大軍未及，所在降下。延孝在漢州，王衍與書曰：“可請李司空先來，余即舉城納款。”衆咸以討蜀之謀始於嚴，衍以甘言，將誘而殺之，欲不令往。嚴聞之喜，即馳騎入益州，衍見嚴於母前，以母、妻爲托。即日，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。蜀平班師，會明宗即位，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。長興初，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，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，庶效方略。孟知祥覺之，既至，執而害之。贈太保。

財產用來上貢，府庫錢物供給朝廷。吳國之君是本朝的舊臣，岐下之主是先皇的元老，都派遣兒子入朝侍奉，呈報職守而自稱藩臣。淮、海地區的君主，辭氣卑弱而貢禮厚重。湖湘、荆楚，杭越、甌閩，少見的寶物、稀有的珍品，每月都送入府庫。我國皇帝用德行使遠人懷恩而來附，用兵威使敵人投誠而來降。順我就用恩澤涵養，逆我就用刀槍問罪，四海的車軌文字，達到天下統一的日子已不遠了。”宋光嗣說：“這些事我不瞭解，祇是岐下的宋公，是我的姻親，我已看穿他的心思，反覆多端，專謀跋扈，太不足信。據說契丹部族近來漸漸強盛，你們大國能不顧慮嗎？”李嚴說：“你說契丹的強盛，比僞梁怎麼樣？”回答說：“比梁稍差一些。”李嚴說：“我國把契丹看作跳蚤、虱子而已，因它無害，不值得爬搔。我國良將精兵遍布天下，對付契丹，不需動用一郡之兵、一校之衆，就會讓他們的頭懸在藁街，全爲奴僕。祇因爲是天生四方夷人，當置於度外，不在九州的本土，不想窮兵黷武。”宋光嗣聽了他的辯解對答，既畏懼又欣賞他奇特的口才。這時王衍荒廢政治，李嚴知他可以攻取，出使回來一一稟報，所以平蜀的計劃是發端於李嚴。

郭崇韜起兵的時候，任命李嚴爲三川招撫使。李嚴和先鋒使康延孝率領五千人馬，先行奔往棧道，或用誘說的文書投遞，或用兵鋒相威脅，大軍還沒到達，他們所到之處都收降或攻克了。康延孝在漢州，王衍投書給他說：“可請李司空先來，我就率全城人投誠。”大家都認爲征伐蜀國的計劃發端於李嚴，王衍用好聽的話，將是引誘他前去而殺掉，想不讓他去。李嚴得知後很高興，立即驅馬入益州。王衍在母親面前會見李嚴，將母親、妻子委托他照顧。當天，李嚴引蜀國使者歐陽彬迎見魏王李繼岌。平蜀後班師回朝，正逢明宗即位，升任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。長興初年，安重誨試圖控制兩川，李嚴就請求任西川兵馬都監，希望能提供一些謀略。孟知祥察覺了，李嚴一到，就抓起來殺掉。追贈太保。